# 欲海神奇

       （一）艳友相遇

喧闹的都市人来人往的，我又回到了我可爱的家。这一别就是四年，看看如今这座城市确实有太大的变化，门前的树长高了，记得我走时它刚刚种上，古老的台阶有些松动，当年楼中的叔叔阿姨也变得苍老了许多，哥哥姐姐也都全成家了。我向他们打招呼，他们只是点头笑应，并没有认出我究竟是谁，３３１这个门牌便是我家了……转眼我已经回家两天了，这天我闲着无聊便乘车去旧校玩。这里变了，楼装修新了，我慢慢地上了楼，细细的回味着当年的情景，那令人难忘的一幕幕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觉得好笑……「韩辉！」

谁在叫我？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，我抬起头，是个女人，好面熟啊，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。不一会儿，那女人跑到了我面前，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风衣，留着齐肩的头发，长相属於中上等，眼睛大大的，只是皮肤有些黑。

「我叫你，你怎麽不吭声啊？」那女人疑惑地问。

「我……你是……？」我吱吱唔唔地说。

「怎麽，你连我都忘了是谁，我是王珊啊！」她有些不大高兴。

「噢，原来是你，哎哟，你的变化可太大了。」「你不也一样吗！」我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来。

我俩席地而坐聊了起来，我问她怎麽会来这的，她说是闲着没事来玩玩，倒和我不谋而合了。她又问我现在在哪里发财，我说我现在在海南一家公司当按摩师，紧接着又问她，她摇摇头说∶「你比我强多了，我现在没工作，先靠老公养着。」「啊！你都已经结婚了。」

她对我笑了笑没说什麽，我们又聊了一阵儿，王珊拉起我的手说∶「走，到我家去玩吧。」「这合适吗？你丈夫会不会……」

「没事，他那人整天不着家。」

我心想∶「也好，反正也没事干。」

的士把我带到了她家，她家挺有钱的，四室一厅，她给我拿了些饮料，我们边喝边聊了起来。

「天气可真热啊！」王珊说着脱去了外面的衬衣，里边只穿着一件白绸子的小衫，可以很清晰地看见她里面穿的深黑色的奶罩，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这位老同学的身材早已是丰满了起来∶她的胸脯鼓鼓的；腰枝纤细；曲线优美的肥臀微微上翘。

「你不热吗？」她问。

「还行啦。」她接着又问∶「对了，你在海南学了那麽多年的按摩，手法一定不错，不意给我也服务一回呢！」她淫秽着望着我。

「这个嘛……啊……可是……」

「怎麽，怕我不给你工钱吗。」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了２００元递给我。

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」我说∶「如果你老公突然回来撞见了怎麽办？」她笑着说∶「不会的，我老公他自己还经常出去拈花弄草呢，料他也不敢管我，快点开始吧！」接着她背过身去，脱去了胸前的小衫，解下黑色的奶罩，褪下了长裤，身上只留了一条透明的针丝裤头，勉强遮住了私处，趴在了沙发上，回头对我说∶「快点来啊！」「好的，好的。」我赶忙脱掉大衣来到她跟前。

此时她已似裸体一般，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股诱人的香气。我心想∶「今天可真是没有白来。」我开始在她身上进行按摩，双手在她的背部、腰部、颈部、大腿，臀部上用力地滑动着，她的肌肤相当的滑腻。

她晃着头呻吟着∶「哎哟……好舒服，嗯……啊……往下一点儿，对了，就是那儿……好爽，哎……！」忽然她转过身来，双手勾住我的脖子，脸帖在我耳边说∶「我的前面也要按摩一下嘛！」「当然行了，不过吗……前面可要用嘴才行噢！」说着我的手已经抚向了她的小腹。

她吻着我的脸，娇里娇气地说∶「小色鬼，就依你说的，快点动嘛！」我脱去了上衣，光了膀子，下身只留一条小裤衩，由於刚才受到了刺激，我的那根大鸡巴早已挺得竖直了，把个王珊看得直咽口水。我飞速扑到了她身上，狂吻着她绯红的脸蛋、性感的嘴唇，她的双手也拥住了我的臂膀。我顺着她的脖颈往下吻，吻到了她的胸脯、她的乳房，她的乳房丰满而富有弹性，两粒褐色的乳头已高高地挺起，我兴奋的把脸紧贴在她的乳峰上，把两个肥大的奶子挤得凹凸不平，我又用嘴猛烈地拱着，用口吮吸着它们，长长的舌头舔着那颤动着的乳头，用牙齿咬着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将要渴死的人找到了源泉一般。

「啊……小乖乖，轻点，噢……奶头都快被你咬掉了，快，我要……我要嘛……快让我也爽爽吧！嗯……哎……我受不了！」她乱扭着屁股，狂摆着头。

我继续吻着，小腹、大腿，最後该是她诱人的「仙洞」了。我慌乱地扯掉她的内裤，擗开了她的双腿，刹时，她那迷一般的「仙洞」完全暴露在我的面前∶乌黑的阴毛像一簇簇戎草生长在两腿间，那泛着红润的大小阴唇微微外张，似乎还在冒着热气，鲜红的阴蒂充血後鼓胀，一条溪水由穴口缓缓流出。

我被这奇异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住了，我再也控制不了心中的欲望，把头探到了她叉开的双腿间，贪婪地吮吸着小溪，舌头很努力地伸入小中，又用牙齿轻轻咬住她的阴蒂。

此时她已是汗如雨下了，吟声震天∶「啊……要死了，再深点，用劲儿，好哥哥……我快受不住了，快把你的也给我玩玩吧！爽死了……！」又呆了一会儿，我站起身来，脱掉了裤衩，把那根早已挺得涨紧的大鸡巴伸向她面前，王珊就像个没奶吃的孩子见到了奶瓶一样，双手死死握住，大口地吮吸起来，一会儿又吐出来用牙咬，用舌舔，有时还拿着鸡巴往脸上乱涂。

「噢……好妹妹再快点，再用点劲儿，爽死哥哥了……」过了一阵儿，我又言道∶「行了，该干正事了。」王珊叉开了双腿，小腿架在我的肩上，我把鸡巴对准她的穴口，臀部向前一挺，「噌」的一声插了进去。王珊的身体立时一抖，淫喊道∶「啊……啊……好大喔……好壮！快，快，快动啊……」我双手抱住她的腰，飞快地抽插起来，每插入一下都使她激动不已，吟声不断，我先使用的是「九浅一深」的战术，爽得她泪眼汪汪，但仍拼命地狂叫着∶「再用点劲儿，把我干死好了，嗯……哎哟……！」过会儿我又改用根根到底的棍术，她更疯狂了，两只手狠劲儿地揉挫自己的丰乳，拧着乳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这样子的做爱大概持续了十分钟，我示意让她起来换个姿势，她却误以为我没兴趣了，抱着我的腿说∶「好哥哥，别停下来，接着干嘛！妹还要，妹还不够呢！」我告诉她是要换姿势，她这才松开手，我让她双手扶着沙发，成直角９０度站着，我站到她身後，抚摸起她的臀部来，她的屁股丰满浑圆，我在那丰满的屁股上轻轻地拍打了几下，接着又吻起来，王珊笑吟道∶「好哥哥，请快一点嘛，别再折磨小妹了……啊！」她晃动着屁股。

我扶正了鸡巴，在她的穴口上蹭了蹭，使劲儿往穴里一顶，便全根没入了，我扶着她的腰肢，屁股不停的前後移动，使鸡巴均速在她小中出出进进，毫不停歇。

「韩大哥，你好棒喔！花样可真多，我老公可从来都不会这些的。」「我会的还多着哩，以後有机会再慢慢给你演试吧。」已经半个多小时了，鸡巴的狂操与王珊的呻吟仍旧持续着，从她那扭曲的面孔上可以看的出她的淫荡与欲望是多麽的疯狂。

「再深点儿，啊……好爽，哥你的鸡巴真历害，小妹的都快被它插穿了，哎……哟……哥，小妹受不了了，我要……」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感到里一股热流直冲龟头，一种触电的感觉让我再难以控制，要射了！我抽回鸡巴，对着王珊的圆臀使劲儿撸着，大股的精液射在了她的屁股上，我用手把精液涂均匀後，便倒在了沙发上。

我吻着她，有些疲倦，王珊对我说∶「今晚就不要走了，再陪陪我。」我点了点头。

晚饭後，我正在看电视节目，王珊又凑到我身边说∶「韩哥，你……」她有些害羞∶「你不是还会好多种玩法吗，再给我露两手吧！」我笑了笑搂住她说∶「当然行了，你现在先去冲个澡吧。」「好吧。」她快活地跑去了浴室。

我心想∶这个浪娘们，一会儿非把你给干穿了不可。想到这我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两片药，用水服下了，这是南非生产的一种壮阳药，叫「克立尖」。

十分钟後，王珊身披浴巾走了出来，我叫她先在床上等我，便也进了浴室，此时药劲开始发作了，我的鸡巴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挺了起来，紧紧帖在我的肚皮上，相当威武，体内一股无名之火直冲单田，我对自己的「家伙」还是非常自信的，因为它挺起时可达到１７。６cm，服药後可达２０cm，凡是被我玩过的女人都深知它的历害。

「韩哥，你快点嘛。」王珊有点性急了。

「来了，来了。」我光着身子走了出来。

此时床上的王珊也是一丝不挂，在猩红的灯光下更显得妖媚动人。这时她也注意到了我勃起的鸡巴，兴奋地说∶「想不到你这麽猴急。」「为人民服务呗。」我爬上了床，躺在床上，对王珊说∶「这回你也给我服务一下吧！」「色狼，竟欺负人家，嗯……」

她坐在我的肚子上，俯下身亲吻我的眼，我的脸，一会儿又浮在我的胸膛上咬着我的乳头……「小妹，你真有劲儿啊！啊……舒服……哈……」王珊开始吻我的鸡巴，她先是把整根都含在口里，像吃冰棒一样含着，一会儿又用门牙轻轻地撕咬着龟头，她的左手握住了我的双睾，揉搓着、掐按着，而且手劲儿是愈来愈大……「啊，好妹妹轻点，你把哥的卵蛋都掐碎了……啊！」我猛地把王珊按在身下，拉开她的双腿，疯一般地吮吸她的下身，右手同时伸向她的胸部，抓摸着双乳。此时王珊的两腿擗得大大的，右手按在我的头上，左手指挥着我的右手在乳峰上游迁着，全身上下抖动着道∶「辉哥，你饶了小妹吧，哎……哟，我好怕你喔！」「妹，好爽，再等等我就上。」

我俩侧身躺好，面对面，我抬起王珊的左腿，把鸡巴对准穴口，双腿一蹬床栏，让鸡巴丝毫不剩的进入了她的骚中。

「啊！大了，哥，你的鸡巴怎的变壮了？小妹的可吃不消了。」我紧抱着她，右手托着她的屁股使劲儿推摇，我们胸对着胸，她的两个大奶子被我的胸膛压得扁扁的。大鸡巴飞快地在中抽送着，像一台钻井机，睾丸撞击在王珊的上发出「啪、啪」的声响。

她双手紧紧地抓着床单，满脸淫痛的表情，大声呻吟∶「嗯……哎哟……啊啊……好哥哥，再用力一些，啊……干死我好了，嗯……再深点儿……咬我的奶子，快，使劲儿……啊……爽……」听了她的话，我立刻去咬她的奶子，我用手把她的两个肉球攒起，在上面舔咬着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那雪白的乳房上便留下了一片红润和一排牙印，我顺手又在她那肥大的屁股上拧了一把。

就这样又持续了４分钟，王珊突然拥住我的头，右手扯住我挺进的鸡巴，娇声问道∶「辉哥，还有没有再好玩一点的啊？」「小妹，你好骚啊！这麽猛还不满足？」

「哎啊，人家浪嘛！好哥哥再帮帮小妹嘛！」

「好，好，好，你拿条被子到桌子上等着去。」她把写字台上的东西全都推开，把一张毛毯铺了上去，自己先爬上了桌子，把两条腿叉得大大的，把整个丰润的下身暴露给我。我走到她的面前，站在她两腿间，鸡巴顶在穴口，双手勾住她的大腿向後一拉，把鸡巴塞了进去。我尽力地推拉着她，让那条「巨蟒」在她的中飞驰，使我和她都很快地进入了高潮。

王珊双手扣住桌子，头往後仰，两个朝天挺着的大乳房剧烈地晃动着，不时发出尖叫∶「辉哥，你好过分噢，把人家都弄痛了，哎哟哟……不好，小就要让你给捅烂了，嗯……噢……」「妹，怎麽样？还爽吧！」

「爽，爽死了，你再加点儿劲儿干吧，插死我好了……」「咦，怎的又不怕痛了？」

「嗯嗯，讨厌，你坏死了……」

她的娇态使我更加有了劲儿。我绷直鸡巴在她里乱顶乱撞的，一下快似一下，一下猛似一下……她泄了。

但她的淫水并没有让我也泄掉，而是更让我产生出一种胜者的自信。於是我骑在她的胸前，对她说∶「妹，你用手按紧乳房使劲儿挤，明白吗？」「你是指胸交吗，辉哥，你可真坏，这样整人家。」「来嘛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」说着我用鸡巴在她胸口蹭了起来。

鸡巴在双乳间抽送着，这刺激更胜於阴道性交的快感，不多时，我便耐不住那强烈的刺激，一下子喷了，精液射在了王珊的乳房上、脖颈上、嘴唇上，我用手把精液均匀地涂抹开，搂抱着赤裸的她一同睡去了。

一觉醒来天已大亮，王珊正在熟睡中，我抚摸着她赤裸的胴体，不禁想到了昨夜的激战，鸡巴又在不知不觉之中勃了起来，我伸颈去舔她的乳房。这时她醒了，看见我的样子，生气地说∶「你这个淫魔，昨晚上还没玩够啊。」说着一掌打向我的小腹，正好打在我挺起的鸡巴上。

虽然并不很痛，但我却故意失声大叫∶「哎呀，好痛啊，妹，你打到我的命根子了，呀啊……」「怎麽样，要紧吗？谁叫你不老实的，活该。」我双手捂住下身，在床上翻滚着，口中不时呻吟着。王珊看到我这个样子也有些怕了，连忙问道∶「让我看看吧，嗯，要不我帮你含含吧。」说着便俯下身去，衔住我的阴茎含了起来。

她的舌尖舔得我心头直颤，浑身发痒，我顺手抚摸起她垂下的一双乳房说∶「嗯，不错嘛，好舒服！」「噢，原来你在骗我啊，哼，不理你了。」说着她就要转身下床，我连忙拉住她的手说∶「别生气嘛，再给我含含嘛。」经我再三恳求，她才答应再给我吮三分钟。

用过了早茶之後，我准备走了，王珊有点不舍得。安慰了她几句并告诉她，我们以後还後再联系的，於是我们吻别了。

（二）以身相许

「妈，我回来了。」

「阿辉啊，你昨天晚上跑到哪去了？整晚都不回家，也不说打个电话回来。」妈不高兴的说。

「噢，昨天见到几个同学，和他们叙叙旧，怎麽，有事吗？」「可不，有个女的昨天给你打了好几回电话呢，说找你有急事，叫你如果今天回来的话就去莎皇宾馆３０４号找她，她说她叫宁宁。」「知道喽。」说着我就要走。

「阿辉啊，你中午回不回来吃饭，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咖喱饭。」……

莎皇宾馆是一家三星级的宾馆。电梯把我送上了三层。走到３０４号门前，我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梳了梳头发，便敲响了房门。

门开了，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她就是宁宁，我的初中和高中的同班同学，在我的学生时代，我们俩个曾是恋人，只是彼此喜欢的那种。

她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雪白的长衫，将将遮住臀部，那双玉般的大腿暴露无遗，她的眼圈红红的，涌着泪花，突然她用力地拥抱住我失声啼哭起来∶「辉哥，我不想活了……呜……」「宁宁怎麽了，谁欺负你了？跟辉哥讲。」我扶着她走进了内室。

不一会儿她停止了哭泣对我说∶「辉哥，明天我就要离开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」「为什麽？你在这不是很好吗？」我帮她擦去泪水。

「呜呜……我，我爸爸他赌钱输了一大笔，连房子都卖了还是还不上，债主又逼的紧，如果再拿不出钱来就要对我们家不客气了……呜……」「这麽说你是要跟我借钱吧！」我想到这便说。

「不，你想错了，其实钱已经还上了，只不过我爸把我卖给了一个山东佬，那人都五十多岁了，没办法，都是为了我爸妈，我也别无选择了……呜……」「那你现在找我来是为了……？」

宁宁把脸帖在我的胸膛之上，一手勾住了我的脖子说道∶「辉哥，这次叫你来一是想在临走前再看你一眼；二是，是……是我要……要把身子交给你。」说完她扭过脸去，粉嫩的脸蛋此时已变成了红布。

「这怎麽能行呢，你就要嫁人了。」我说。

「怕什麽，难道你就忍心让那个老东西毁了我不成！辉哥，当初就是你太保守，不然我早就是你的人了，哼。」「这……这合适吗？」我觉得自己说这话都有背良心。

「有什麽不合适的，有过这一回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万一再给你留下一脉香火呢！」她说的倒是理直气壮的，好像干这事一点儿也不丢人，还有点光宗耀祖的劲头呢！

「好，那咱们这就……」这会等不及的是我了。

她坐在床边等我先脱了後才肯脱。待我脱去所有的衣裤後，才发现她已经一丝不挂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了，毕竟是个处子，虽不丰满，但处处显出了娇嫩∶她的双乳还只有苹果般大小，和王珊的巨乳经起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，乳头还是粉红色的呢，乳晕很小，非常性感；她的肌肤雪白如霜，体形婀娜；她的私处阴毛不很浓密，隐约可见的是那桃园仙洞。

此时，她也看见了我魁梧的身体和那早以高挺的鸡巴∶它大而健美，充分显示出了男人的威力，它青筋暴突，龟头鲜红硬朗，独目圆睁；它是女人们梦寐以求能使她们的生活充满刺激的东西；是男人们唯一战胜女人的东西，只要是正常的女人都会喜爱它，想拥有它的粗暴与野性。

宁宁羞涩地低下头，眼睛里流露出欲望与贪婪。我一把拉过她的小手，让她握住鸡巴，命令道∶「撸，使劲儿撸它。」她望着我好像明白了些什麽，小手加劲儿飞快地撸起了鸡巴。我亲吻着她，拥抱她，我俩赤热的舌头交织在了一起，慢慢地我们移到了床上。我让她停止了撸管，开始吻她的脖颈，乳房∶我舔着那粉红的乳头，好似带有一些甜味儿，让我舔的兴奋不以，口水把两座玉峰浸湿了，这是由於我把这两块肉都含在嘴里的缘故。

「嗯……哎哟，辉哥你咬的我奶子好痛呀！啊……你轻点儿……啊……你真行啊！我的里面好痒，好空，哎……」我开始吮吸着宁宁的小，由於她是处女的缘故，所以那鲜嫩的花蕊灿烂无比，好似百年尚未开封的美酒一般有味。我用舌头像吃冰糕一样从下到上地舔食着，骚好紧啊！舌头几次伸进去差点就收不回来，真不知道一会儿鸡巴会不会折在里面，不过从淫中流出的蜜汁倒是味道极佳。

宁宁双手用力拥住我的头吟声道∶「爽死了，嗯……哎哟……辉哥你行行好吧……啊啊……」「一会儿我插入时你会很痛的，你可要挺住噢！」我先给她垫个底，让她心里做好准备。

「放心啦，你只管用劲儿来吧，我能挺住。」她很自信。

她把双腿得大大的，紧闭着双眼，呼吸急促，身体微微的颤抖，静静地等待着破身时的那一刹那的到来。我一边让她放轻松，一边搓揉着她的双乳，同时调整丹田之气，用龟头摩擦她的穴口起点麻醉作用。此时她已是满头大汗，气喘嘘嘘了。

我扒开她的外阴，把龟头轻轻放进去，停顿了一下後，双手搂住她的腰肢，两手一用力，股部猛的向前一挺，只听「咕兹」一声，鸡巴艰难地插入了一半，随後便是宁宁一声惨叫∶「啊～……啊……」双手撕扯着床单，胡乱地摇晃着脑袋，汗水以经布满了全身，可想而知她此时的痛楚。

我心想∶哎啊，她的骚好紧啊！费了这麽半天劲儿也只插进了一半，看样子今天这顿「美餐」还要用点心才行。我连忙加紧了攻势，找来一个枕头垫在她的臀下，又鼓了鼓劲儿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又发动了一次冲锋，把那铁楮般的鸡巴整根送进了宁宁的里，小死死的裹住鸡巴，像咬住一般，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立时涌上了心头，不过就在我自豪之时，宁宁却是因过於疼痛而昏了过去。

面对这样一具美艳的胴体，又有谁能不动心，不兴奋呢？於是我便大玩特玩起来。我肆无忌怛地在她的嫩中抽送着阴茎，使尽了浑身的解数，丝毫没有顾及到宁宁的痛苦，只是痛快的享受着上天安排的「美味」。

宁宁虽说是昏过去了，但从她那张扭曲了的面孔上可以看出她还是很痛的，毕竟是刚开苞嘛，但不知她在梦里头，是不是也在做着被操的梦？我细细地品尝着这处女的嫩劲儿，在她身上发泄着我的蛮虐，我吻遍了她全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肤，主要是乳房，已被我吮咬得通红；我还摇动着自己的大鸡巴，在宁宁的脸上抽打，接着是把鸡巴塞入她的嘴里进行口交，用微微渗出的精液涂在她脸上算是为她做皮护了，甚至用大脚趾塞进她的里抠着玩……大约这样玩了有二十分钟後，宁宁渐渐苏醒过来，流着泪水委屈的喘吟道∶「辉哥，你好没良心，其实刚才我早就醒了，你……你刚才都干了些什麽啊，呜呜……人家，人家把身子都白白送给你让你玩，你……你还那样粗暴的对人家，你还是不人啊……小妹的都快让你给顶烂了，嗯……哎唷……」她虽是这样说着，但眼睛却还直勾勾地盯着我腿间的大老二。

「宁宁，刚才是辉哥不对，实在抱歉，怎麽样还痛吗？要不就算了，省得你难受。」她一听我说这话可害了怕了，性欲刚刚起来的她立马语气就变了∶「干吗，人家说说而己吗，反正人也是你的了，你要想怎麽弄就只管使劲儿来吗，我都听你的就是了。」她羞涩的娇述着，脸似红霞的转向了一边，骚劲儿十足。

「那好，咱们这就开始。」

我让她趴在床沿上，我趴在她的背後，将鸡巴从後面猛操进去，像猫狗那样交欢，这种姿势男人都比较喜欢，因为可以省很多力气，双臂还可以辅助身体的调节性。更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发力不仅狠而且快，所以每逢我插入时宁宁总是疯狂地淫叫，声音不再是刚才的欺惨，而是带有调逗的的放纵，更让我有了气力，边加紧劲儿边对她说道∶「宁宁，你的好紧啊！我可是费大劲儿了，怎麽样，爽吗？」「爽，好爽，你再用力啊，啊……把我插死好了，嗯……」她的嘴角露出丝丝淫笑。

看着床上已浑然忘我、淫乱无度的女人和床单上点点红花，我的心中欲火更是越烧越旺，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干死她。鸡巴无数次的伸入宁宁的中，就像钻山甲在觅食白蚁洞一般，直把个宁宁干得差点昏死过去。

大概在插了有五百多下之後，我再也忍受不了她这嫩的折磨了，只感到双腿发酸，连忙对她说∶「宁宁，你还爽吧！哥……哥要泄了。」话音未落我的鸡巴就再也忍不住喷了，股股热乎乎的精液注射进了宁宁的体内，我随之也倒在了床边。宁宁抱住我，我能感觉出她剧烈的颤抖、粗重的喘息和低微的呻吟，在这有节奏的声音和那贴紧胸膛的体温我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

醒来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，宁宁依然在我身旁睡着，我轻吻了她的嘴唇，她睡的很实，大概是因为刚才的激战太猛烈了吧。我穿好衣服，给她留下了张字条便带好门回家去了。

字条∶「宁宁∶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吧，我实在是不原看见你离开我，我怕我会太想你，就这样再见吧！祝你幸福。」韩辉宁宁看着字条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她望着窗外，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小腹，好像生命已经产生了……（《以身相许》完）

（三）鸡恋

半夜十点多钟，我来到一家名为云之屋的酒廊，五彩的灯光，优美的音乐和一个个迷人的小姐，真是个逍遥的世界，只可惜缺少点情调，在北京什麽都管的严，不过这喝多少的酒好像是不会有人管了吧。

要说北京也有不少的亮姐，这不从门外进来了两个靓女∶从长相看的出她俩是本地人，一个梳着长发，一个则留着短发；长发的穿着一件很亮的小夹克，下面是一条超短裙，刚刚过的屁股蛋；短发的也是一件短款的夹克，只是下面穿着一条漆皮的黑被，两人倒都是够洒的，只不过脂粉涂的够浓的。

她俩在屋里溜答的一圈，东张西望的，不知在学吗什麽呢，最後把目光集中在了我的身上，我虽然说是有些醉意，但也看的出这俩不是什麽好东西，一定是鸡，看样了是瞄上我了，算她们找对人了，老子今天正等着你们呢！

「这们先生，怎麽就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啊！」长发的女人首先向我发问了。

「嗯，是在等一个朋友，不过好像他今天来不了了。」我扯了个谎。

「那就让我们陪你喝两杯好吗。」短发的女人微笑着说。

「好啊，请坐。」我边说边跟站在一边很久的侍者打了个招呼，让他再上两杯酒。

这两个女人还真能聊，天南地北的聊了好一阵，看的出两人都是老手，便开口问道∶「说了半天，我也知道两位小姐的意思，那咱们就找个地方吧。」她俩相互看了看冲我点了点头。

她们俩把我带到了一间发宅，屋里的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就只有一张桌子、两张沙发和一张大床，看这床的大小，足够三个人在上面折腾一阵的。

在商量好价钱之後，她们俩便开始脱衣服了，其实也没什麽可脱的，除去外套後她们里面就只有内衣了，我此时此刻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俩的长相与妖媚的身材了∶她俩的高矮胖瘦倒是差不太多，留着长发的那个略高 一点儿，约在一米六七左右吧，她长得很白，晰如羊脂，高高的鼻梁子，眼睛大大的，总的来说长得很算标致，但和王珊、宁宁相比还略输风骚；短头发的则是皮肤稍黑，身高也就只有一米六到头了，长着一张天真可爱的娃娃脸，娇小玲珑，宛如处子一般。

她们俩都正值芳龄，超不过二十 五岁，像是刚刚出道的新手，不过她们身体发育的之成熟却令我大吃一惊∶那个长发的女孩乳房硕大，饱满而高挺，可与奶孩子的少妇想比，细细的腰枝，真不知道这种细腰能不能撑得住那对乳房，她臀部丰厚肥大，下面的阴毛已经刮得十分乾净了；再说短发的女人，她的胸部虽不及长发的，但却浑圆的很，加上双乳顶端的那两点红，活像漫画书里人物夸张後的眼球，小屁股高高撅起，不像个鸡，要是穿点素装，倒像是个中 学生，她下面的毛也是完全刮去了，光秃秃的一片。

观赏完她们美丽的身体之後，我们开始干事了。她俩把我按倒在了床上，长发的女人跨骑在我的脖子上，把那个刮得三分入骨的细嫩丰满的小对准了我的嘴；短发女趴在我双腿间，握住我那还未曾勃起的鸡巴吮吸起来。我双手兜住长发女的臀部，伸出我身上除鸡巴之外第二长的「武器」舌头，给她舔，舌头在她的阴道内壁上来回磨擦着，舌尖不断挑刮着她那鲜红的阴蒂，我的舌头和常人不太一样，上面有细微的毛刺，所以舔起来会让人有着说不出来的感觉。这一招使长发女格外的兴奋，双手按住我的头，把小淫使劲儿的往前送，把我的鼻子都套进去了。

「好哥哥，你的胡渣扎得小妹好痛啊！嗯……哎呀……哦……你的舌头好长啊，还有尖呢，啊啊……再深点，用点劲儿啊……」长发女紧闭着双眼浪淫着。

「妹子，你把哥的鼻子和嘴都给堵住了，哥都出不来气了，你轻一点儿好不好？」我喘着粗气说。

短发女子此时也不示弱，她拼命地吮吸着鸡巴，把整根都放在嘴里咀嚼着，随着我鸡巴的飞速勃起，一下子撑大了她的嘴巴，差一点咽死她，她连忙吐出了鸡巴，用牙齿咬着那根大棒子的顶端，就似小狗啃着骨头一般，又吻又衔的，一会儿又握着鸡巴在脸上擦摸着，她把鸡巴紧紧地贴在脸上，感觉着它在跳动的脉搏，整根鸡巴被她搞得湿漉不堪，活像一根大冰糖葫芦。

「好哥哥，再深些，妹的里好痒，好热闻！」女发女又在吟叫了。

我一边撕咬着她的阴蒂一边说∶「我这可是舌头啊，能伸多长啊！」我的左手始终在长发女那光滑的背上游动着，右手则揉捏着她饱满的秀乳。

再说身下的短发妹，她的淫欲早已加剧，下身空痒难忍，小手在里不停的抠弄着，正极需要东西来充实呢。她扶着我的鸡巴，瞄准了穴口，屁股一扭，将整根鸡巴都吃了进去。

「哇！好大耶，比上回大姐大选的那个大个子的还要大呢！我的小都裂开了。啊！……痛嘛！」她嘶哑地冲长发女子喊着。

长发女一边听着短发女的吟叫，一边把身子倒了过来趴着，把小淫仍不知羞耻的顶在我的嘴边，她昂着头，看着短发女在後面忘我的「工作」，用手指抚摸着她的与我的鸡巴的交合处，欣赏着骚一口口地蚕食着鸡巴的壮举∶雏嫩的小一次又一次的将鸡巴吞入吐出；而那根鸡巴却以如一根又黑又紫的火钳子般，不知疲惫地捅着她这个淫火炉。

长发妇人馋了，两腿间的小洞在我的摧毁下以有些麻趐趐的了，口水从猩红的唇边滴落在了我的肚皮上，她双手撑起上半身，双腿仍用力地夹住我的头，并上下窜动着，用小在我脸上亲吻着，接着她开始去吻短发女了，两张饥渴多时的嘴巴终於交织在了一起。顺着短发女的脖颈，长发女又吻到了她的胸前，衔住了她的乳头，让本以淫水泛滥的短发女的吟叫声又加剧了∶「好姐，你用力啊，啊！太爽了……哥，你的大鸡巴真带劲儿，插死我吧，我不想活了，就这样干死我好了……啊……真像上了天堂。」我边吻着长发女的，边挺起屁股配合着短发女，让鸡巴能完完全全地进入她的体内，长发女被这种交欢的情景刺激得快发狂了，转过身体，抓起我的手就往里塞，我明白她的意思，於是先塞进了中指，紧接着又放进了食指……无名指……最後连同整个左手都塞进了她的中，右手同时拽她的乳首，嘴巴对「嘴巴」地亲吻着。

「小哥，用劲儿啊，呀……好爽……噢……啊……爽……」二女此时已是香汗如雨，淫水如潮，娇吟起伏，完全沉浸於那不知羞耻的淫欲与性爱当中，令人作呕的泄欲方式。这样坚持了好一阵，她俩又换了个姿势∶短发女背靠着床栏，大腿八字叉开，我趴在她的阴部，为她舔食小，长发女则仰面躺在我肚皮下，口含鸡巴，与我成６９式。

短发女的比长发女的更骚、更淫，洞穴大敞着，像一张在吐着口水的大嘴巴，一对眼球似的乳房向我瞪着，浑圆而有弹性，握在手中无比舒适。我像在吃奶油蛋糕一样舔食着她的阴部，没有放过一点「奶油」，厚厚的唇肉很筋斗，咬起来咯愣咯愣的。

「好哥哥，求求你别再咬了，啊……很痛的……」短发女向我求饶了。

长发女现在也连求饶的份都没有了，因为她嘴里的那一大根肉棒让她根本就无法开口，长长的阴茎在直顶在她的咽喉，她用牙齿咬住鸡巴，由根部一直磨咬到龟头，左手握住我的双睾在手中攒捏，右手推着我的屁股，从喉咙深处传出了「呜……」的声音。

不多时我有些力不从心了，丹田内一股热流直捣龟头，我心想∶这俩娘们，折腾的我都快要泄了，不行，不能就这麽轻易放过她们。於是我抽回鸡巴说道∶「不好，要射了，你们俩快帮我按着它。」我熟练地先捏住了输精管。

她俩一听这话可着急了，因为她们刚刚进入了性高潮，快感还未到，此时我若泄去的话，我看她俩可能会光着跑出去找男人的。长发女赶忙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我的龟头，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扣在龟头上使劲儿住下压；短发女握住了我的输精管不放，好不容易把精压了下来，我满头大汗地说∶「你俩暂时先自己爽吧，我休息一会儿再来。」我坐到了一旁观战。

两头雌狼怎忍得住淫欲的渲泻，两人开始了同性做爱。她俩拥抱在了一起，疯狂的亲吻着对方，四只肥大的奶子想互碰撞着，挤压着，各自凹凸不平，性感刺激；女发女的双手在短发女的臀部上揉搓着，拍打着，肆意的发泄着自己的情感……她俩倒在了床上开始口交∶长发女人倒趴在短妇女人的身上，两人相互舔着对方的穴洞，相互用手抠弄着。

此时我的精力又恢复如初了，且看了这二女的精彩表演，使鸡巴又高挺怒勃了。一会儿，她俩坐起身来，都把腿叉开，把两个没毛的顶在一起，摩擦着，顶撞着，双手也不停地捏着自己胸前的肥肉，那情景真是让人馋涎欲滴，再加上那令人心醉的呻吟，真可为是人间难得一见的美景了。

「啊……噢……好痒啊，大哥，好了没有啊，小妹……可忍不住了……」她俩真的是再也挺不下去了。

「来了，来了，别催吗，那我先上谁啊？」我挺着长枪冲了上来。

「我，先干我吧」。

「不，先操我吧，求你了」。她俩争上了。

最後还是长发女先上了，她一条大腿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另一条腿蜷曲着向外撇开，那无门的穴洞全部大张，只等着我的「火车」进洞了。我把鸡巴对准穴口向前一挺，鸡巴向前一滑，噌的一下全进去了。长发女立时全身一颤，猛地挺起身子，摇晃起屁股来，两个乳房随之滚动着。

「大哥，你别这麽卖力，留着点儿劲儿，一会儿还有我呢！」短发女瞪大眼睛看着说。

鸡巴如利剑般的扎刺着圆靶的中央，不多时长发女以失去了动能，下身一泄如注，一股淡黄色的的液体从她的洞中溢了出来，我把她推开到一边，对身後正在给我舔屁眼的短发女说∶「这回该你了。」「可轮到我了，你尽管狠劲儿地干吧。」她显得异常兴奋，且骚态百出。

我才不管她三七二十一呢，扑在她身上，鸡巴便在她两腿间乱撞着，刚一对正，就一下子套了进去。

「啊，痛嘛，你不会温柔一点吗……啊，哈……」我狂扭动臀部又对短发女的这块沃土发动了猛烈的炮轰，胸膛压在她柔软的乳峰上，亲吻着那细长的脖颈。她喘着粗气，努力地抬着屁股配合着我，气喘嘘嘘地娇吟道∶「好哥哥，再用点儿劲儿嘛，小妹的骚得很，嗯……哼……哟，插死我吧……」这条小母狗，发起骚来还真难对付，看样子不使出杀手是不行了。於是我抱住短发女的双腿，把她拉到床边上，自己下地站着，进行卧立式性交，由於是我站立着，比较容易用力，所以使做爱时的速度、力度都可以大幅度的增加。鸡巴如火龙一般出入她的穴洞，又如同钻木一般横穿直进，现在的她只有呻吟和喘息的份了，且汗流满面的，脸蛋和乳房上呈现绯红，里的淫水如洪流般外涌，不断的冲激着我的鸡巴，让我浑身又颤栗起来，双腿逐渐的发软。

我赶紧拔回鸡巴，一种言语所无法形容的快感涌上了心田，我倒在床上，精液如火山喷发一般，一泄则不可收拾，短发女一下子扑上去一口含住了鸡巴，把我这些大补药喝进了嘴里，直到最後的一丝也没有放过……夜深了，我拥着她俩人昏昏沉沉的睡去了。

（《鸡恋》完）

（四）大姐大

「大哥，该起来了……」

「嗯……这麽早啊！」我微微地张开了双眼，也许是昨晚上的激战让我太累了。

「还早呢，都快十二点了。」是长发的女人在对我说。

「我好像已经付过钱了，你们还有什麽事吗？」我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「我们是要去带你见个人，快穿衣服吧。」她将我的衣裤扔给了我。

我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，对床边的二女说∶「怎麽样，你们昨天晚上还爽吗？」「哼，还说呢，昨晚我们姐俩差点死在你的大棒子下了。」短发女媚笑着。

「你们俩要带我见什麽人啊，有没有好处啊？」我提着裤子说。

「当然有了，那要看你自己的能力了。」她俩都背好了包就等着我了。

「你们俩没骗我吧，你们俩叫什麽名字啊？」我有点不想去。

「你就别忧郁了，保证让你吃不了亏，保证让你精神上和财源上都有收获，至於我们俩呢，我叫陈杰。」长发女边说边又指着短发女说∶「她叫李晓艾。」短发女随之点了点头。

「噢，我姓韩，你们就叫我韩大哥吧。」我也自报了本姓。

「好了，韩大哥，走吧。」

就这样我们上了出租车，来到郊外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这里有一片私人别墅，应该是富人们住的地方。车停在了一幢粉红色的两层洋楼前。下车後，她俩去按这房子的门铃。不一会儿，门开了，开门的是一位美貌的少妇，个子很高，大概有一米六十八公分吧，头发扎着髻，带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，西服上衣，短小的西服裙紧紧的裹着那丰满的臀部，下面一双如玉的大腿诱人心弦，尤其是她嘴角边那颗痣，让男人看了都无不想入非非。

她见到我们便带我们进了屋。屋里的一层倒像是个招待室，有很大的沙发和办公桌，不过一切都是按西方人的关点陈列的，饰物高贵华丽，很有点品味。

「小杰，小艾，大姐她刚刚才出去了，大概要一、二个小时才能回来，即然人你们已经带过来了，就让他先在这等，你们先回宾馆吧，那里还有客人在等着呢。」那个酷似秘书的少妇对那俩个妞发号司令了。

「也好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韩大哥，你在这多等一会儿，一会可就全看你的了。」短发女说着便和长发女转身向外走去。

「BEY─BEY」。

这时屋里面只剩下我和那个被称之为「秘书」的少妇了。

「想喝点什麽吗？」她深情的看着我接着说∶「大姐可能要晚一点才会回来呢，你先暂时休息一下吧，啤酒可以吗？」「谢谢，请问大姐到底是什麽人啊？」我问。

「别问那麽多了，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。」她把啤酒递给了我，坐在了我沙发的扶手上，雪白的腿伸到了我的面前。我喝着啤酒，一心只想着一会对付那位大姐的招数。

「你能被选到这里来，看样子你的功夫一定不一般了，嗯，能不能见我也见识一下啊？」她揽住了我的脖子，嘴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。

「那是当然了，不过现在谁知你们大姐什麽时候回来啊，在这里可不太方便吧？」「不会的，大姐她刚刚才出去，起码要２个小时後才能回来呢，你就答应我吧！」她边说边亲吻着我的嘴唇。

「好吧。」我也有点忍不住了。

她焦急的扯开了上衣的扣子，里面只有一件系绳子的米黄色小褂，瞬间已被她捋至了肩上，雪白的胸罩也松下到了腰间。立时，一对雪白高耸的乳峰威挺入目，乳房上的两枚乳头以是高高的挺起了，尖细而红嫩，并且在上面泄上了迷人的樱红色，真不知道那上面含不含色素？一股股玫瑰香的气息泌入心脾，浓得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她把短裙向上兜了起来，将那细细的白T型裤头脱到了膝盖，摘去了眼镜，满脸的羞红，贪婪的等待着我。我一动不动的等着她帮我宽衣，她一把撕开了我的上衣，用长舌舔着我的胸膛，然後用嘴衔住我裤子的拉链，把它拉开，接着用嘴探进了我的下身，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我的那根大肉棒。她看了看我，双手紧紧的握住鸡巴，脑袋浮在我两腿间，忘情的吮吸起来，一口接着一口，连咬带嚼的上下套弄着，舌头无数次的拼命撞击着龟头，力量很大，弄得我都有点痛，好像她要把我的胞皮和肉棒剖开似的，红红的唇膏涂印在了鸡巴上。她又用右手握住我的双睾，发疯似的捏着，就像是捏爆了她才舒服似的。

我双手垂下，抚摸着她的耳朵，头靠着沙发，一种畅快淋漓的享受∶美丽的女人俯於自己的身下，口中含着你的鸡巴，忘我的呻吟，迫切的要求你操她、干她，真是不枉此生啊！我的性欲也在她的「工作」下产生了，我一下子把她抱起来按在沙发上，充满欲火的双眼瞪着她，粗暴的亲吻她。

她更加兴奋了∶「阿哥，你好有劲儿啊，弄得人家好痛吗，哎……你……你要就说吗，啊！别这样啊，我给你……我给你还不行吗……」她嘻笑着说着。

我扑在她的胸前，吮吸着那对白嫩的乳房，甜甜的，还略带着一丝丝奶香，舔起来味道更佳，我咬着她性感的乳头，用舌尖在她的乳晕上画着圈。

她欲火中烧了，不住地抚摸我的头，浪叫着∶「好爽，噢……好舒服……我……我好想要……」她闭着眼，摇摆着头，两腿下意识地叉开。

我顺着她的小腹把头伸到了她裙子的里面，看着她最迷人的地带∶那无门的洞穴大开着，洞外杂草丛生，雨露点点，滴滴晶莹，红嫩的肉湿漉漉的，一跳一跳的，让人生情。我伸长舌头舔咬开了，长舌探进了那窄窄的深谷之中，牙齿在她的阴道内壁上摩擦着，撕扯着那块充血的怪石。她的呻吟声加大了∶「噢，不要嘛……好痒呀，啊……爽死了」她自己玩弄着自己的乳房边说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站起身来说∶「好了，该做正事了，你站起来。」我命令着她。

我坐在了沙发上，她则背过身去，跨在我的身上，一手扶住鸡巴，另一只手扒开肉，对准後猛地坐了下去，全吃进去了。

「啊，好大，好棒……哎……」她尖叫着。

她开始开疯地在我身上起坐着，丰满的臀部一个劲儿的往下落，每次都是从龟头吃到根部，好像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似的，我当然也义不容辞的挺起屁股配合着。

「妹，爽不爽，我的家伙可好啊？」

「啊……爽死人家了，你的鸡巴可真是个杂种……啊……要人命啦，哈……啊……」我把手从她的背後揽到前胸，两手扣住胸前的这一对汽球似的大乳房，用食指和中指紧紧地夹住那竖起的乳首，使劲儿地揉弄起来。

「啊，HONEY，你轻点儿嘛……我的奶子好痛啊……嗯……」不一会儿，她有些累了，停了下来，握住我的睾丸捏弄着，我吻着她光滑的背部，等待着她下一个高潮的来临。不多时，她又来劲儿了，央求我换个姿势，我让她双手扶着沙发的靠背，双腿叉开站好，我从後面进去。我掀起她的短裙，把鸡巴在她肥硕的屁股上蹉蹭着，两手在她的胸腹之际游移着，她张大了嘴巴，喘着粗气呻吟着∶「快动嘛！我好难过啊，嘿，啊……」她探过手一把抓住我的鸡巴就往里塞。

「我可来真的了。」我先提醒了她一句。

我拉开她的手，扶住鸡巴，往龟头上呸了点口水，做了做润滑，然後对准穴口，猛地向前照死了的一挺，把鸡巴全根插入。

「啊，好大，好有力，把人家都插上天了，爽呆了……啊……快，快抽动，快……」我飞快地抽送起来，如磨刀一般在她的里冲撞着，感觉着那表面上斯斯文文，而骨子里其实是个变态的淫乱者的贱样，想着想着又加上了劲道。她大声痛呤着，声音似杀猪一般，两个下垂的乳房在我有力的抽插下猛烈的晃动着，倒像是两只钟摆一般。

「大哥哥，你好有力噢，小妹的可受不了了，要捅透了，你……哎哟……啊，好棒，用力，再重些，再深……再深……」她上下仰着头，汗不浸湿了她的头发。

我这一干又是三百多下，包皮与阴茎间早以是浑然一体，上面的淫水湿沾一股一股。我伸手拽着她的两乳，直拉的她的上身往下倒，一脸痛苦的表情。鸡巴又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变粗了许多，把她的小撑得涨了起来，像是肿了一般，每次我抽出时都把肉带得翻卷出来，性感刺激之极。

「啊，大哥，我受不住了，我要丢了……啊……」不多时，一股黄白色的液体喷出了她的洞，像男人射精一样，只不过没那麽远，可量却也不少。她趴倒在了我的胸膛之上，脸似红霞一般红润，也不知道她是累的还是真的害臊呢，她低声细语地娇述道∶「好哥哥，你真棒，这麽快就让我丢了，可惜这次我不能让你满足了，你不射出来一定很难受吧？」她边说边撸搓着我的鸡巴。

「不会的，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来一次吧。」我倒挺大方。

「好啊，下次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，我一定会吸乾你所有的精液的。」她挺自信。

「你叫什麽名字？」我抚摸着她的耳垂。

「我叫赵佳楠。我知道你姓韩，对吧？」

「名字很好听吗，我是姓韩。起来吧，我看你们大姐也快回来了。」「嗯嗯……不嘛，让我再多抱你一会儿，真希望你是我的，我不想把你给大姐。」她还挺会撒娇的。

我们穿好了衣服，她回到了办公桌前，我继续喝我的啤酒，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神秘大姐的归来。我想∶待会一定会有一场「腥风血雨」在等待着我……

【完】